

人 都 是

要 死 的

蒙娜

伏瓦 作品

译文出版社

TOUS LES HOMMES SONT
MORTELS

Simone
de
Beauvoir



[法] 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 著 马振骋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人 都 是

要 死 的

TOUS LES HOMMES SONT
MORTELS

[法] 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 — 著 马振骋 —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都是要死的 / (法) 波伏瓦(Beauvoir, Simone de)著,
马振骋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 1
ISBN 978-7-5327-5461-8

I. 人… II. ①波…②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3334 号

SIMONE DE BEAUVOIR

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1946 年法文版译出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46
All rights reserved.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9-681 号

人都是要死的

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

SIMONE DE BEAUVOIR

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 著

马振骋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王笑月

装帧设计 聂永真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216,000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461-8/I·3192

定价: 3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7602918

献给让-保罗·萨特

引 子

幕又开了；雷吉娜弯下腰，微微一笑；在枝形大吊灯的照耀下，玫瑰色光斑在彩色长裙、深色上衣的上方闪忽不定；每张脸上有一双眼睛，在这一双双眼睛深处，雷吉娜弯着腰在微笑；老剧院充满了瀑布湍流、山石滚动的隆隆声；一种迅猛的力量把她吹离了地球，向着天空飞去。她又鞠了一躬。幕闭了，她感觉弗洛朗斯的手还抓在自己手里，急忙一甩，朝下场门走去。

“谢幕五次，不错，”舞台监督说。

“在外省的戏园子也就这样啦。”

她下了台阶，前往演员休息室。他们手捧着鲜花等她；她一下子又跌进了尘世。他们坐在暗影里，面目难辨，彼此不分，谁也看不清谁，让人满以为自己置身在一群天神之间，但要是把他们挨着个儿瞧，就会发现眼前只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他们说着场面上的话：“天才！令人倾倒！”眼睛闪烁着热情：一团小小的火光恰如其分地一闪，意思过了之后马上又熄灭了，决不虚燃。他们把弗洛朗斯也团团围住，给她也带来了鲜花，跟她说话时眼睛里也燃起了火光。“好像我们两个可以同时爱似的，”雷吉娜恼火地想，“一个棕色头发，一个金色头发，谁都各行其是！”弗洛朗斯在微笑，一切的一切都叫她认为自己跟雷吉娜一样有天赋、一样美。

罗杰在化妆室等着雷吉娜，把她搂在怀里说：

“你今晚比哪次都演得好！”

“这样的观众不配。”雷吉娜说。

“他们连声喝彩，”安妮说。

“唔！他们给弗洛朗斯的喝彩声也有那么多。”

她在化妆桌前坐下，开始梳头发，安妮帮她卸妆。她想：“弗洛朗斯没因为有了我而担忧，我也不该因为她而操心。”但是，她是在操心，咽喉深处有一股酸味。

“萨尼埃在这里，真的吗？”她问。

“真的，他从巴黎乘八点钟的火车来的，来跟弗洛朗斯一起度周末。”

“他真是神魂颠倒了，”她说。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她站起身，长裙滑落在脚边。她对萨尼埃不感兴趣，甚至觉得他有点可笑，但是罗杰这几句话叫她听来不舒服。

“我在想莫斯科会说些什么。”

“有许多事他都顺着弗洛朗斯的，”罗杰说。

“萨尼埃对莫斯科也默认了吗？”

“我猜想他不知道，”罗杰说。

“我也这样认为，”雷吉娜说。

“他们在皇家舞厅等着我们去喝一杯。我们去吗？”

“当然去。走吧。”

河面上飘来一阵清风，朝大教堂吹去，教堂上参差不齐的塔影宛然可见。雷吉娜打了个哆嗦。

“要是《罗莎琳德》^①演出成功，我再也不到外省来闯了。”

^① *Rosalind*, 即莎士比亚戏剧《皆大欢喜》(*As you like it*)。

“会成功的，”罗杰说，拉了拉雷吉娜的胳膊，“你会成为一个大演员。”

“她已经是一个大演员了，”安妮说。

“你们这样想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你不这样想吗？”罗杰说。

“这证明什么呢？”她说，把围巾绕着脖子系上，“应该有一个标志，譬如说，头上长出一圈光轮，那样你就会知道，你是拉歇尔^①，或者是杜丝^②……”

“标志会出现的，”罗杰高兴地说。

“没有一个标志是真正靠得住的。你没有雄心，这是你的福气。”

他笑了：

“谁叫你不向我学的？”

她也笑了，但是一点不感到高兴。

“是我自己，”她说。

在黑黢黢的大街尽头，出现一个通红的豁口。这是皇家舞厅。他们走进去。她立刻瞅见他们跟剧团其他人坐在一张桌子旁。萨尼埃一条胳膊接着弗洛朗斯的肩膀，他穿了一套优雅的英国料子西服，身体挺得直直的，瞧着她，那种目光雷吉娜是熟悉的，她在罗杰眼中也经常看到；弗洛朗斯面带笑容，露出她那口美丽的孩子似的牙齿，内心在倾听萨尼埃刚才跟她说的话，以及即将跟她说的话：“你会成为一个大演员。你与其他女人不一样。”雷吉娜在罗杰身边坐下。她想：“萨尼埃错了，弗洛朗斯错了。她只是一个没有天分的女孩子；没有一个女人可以跟我比。但是怎么证明这一点呢？在她的心中跟在

① Élisabeth Rachel Félix(1821—1858)，法国著名女演员。

② Eleonora Duse(1858—1924)，意大利著名女演员。

我的心中一样，都对自己深信不疑。我没有叫她担忧，她却是我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这一点我会证明的，”她激动地想。

她手提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，假装修饰口红的线条；她需要照一照自己；她爱自己这张脸，爱自己色调生动的金发，宽阔高傲的前额，挺直的鼻梁，热情的嘴和大胆的蓝眼睛。她是一个美人，她的美是那么粗犷，那么孤僻，乍一看会叫人感到吃惊。“啊！我要是两个人就好了，”她想，“一个说话另一个听，一个生活另一个看，我多么知道爱自己！我谁都不羡慕。”她关上手提包。在这一分钟，成千上万的女人在顾影自怜。

“跳舞吗？”罗杰说。

“不，我不想跳。”

他们已经站起身，跳了起来，步子乱了也不知道，只是感到幸福。眼中流露的是爱情，全部爱情。在他们之间展开了那场伟大的人类戏剧，仿佛地球上从来没有人爱过，仿佛雷吉娜从来不曾爱过。有世以来第一次，一个男人又焦急又温柔地对一个女人产生了欲望；有世以来第一次，一个女人感到在一个男人怀抱里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偶像。一个新的春天像花似的盛开，像每个春天那样独一无二，而雷吉娜已经死了。她用尖尖的指甲戳自己的掌心。任何否认都无济于事，任何成功、任何凯旋都没法阻止此时此刻在萨尼埃的心目中，弗洛朗斯容光焕发，具有至高无上的荣耀。“我忍受不了，我不能忍受。”

“你不愿回去吗？”罗杰说。

“不。”

她愿意留在这里，愿意望着他们。她望着他们想：“弗洛朗斯向萨尼埃撒谎，萨尼埃把弗洛朗斯看错了，他们的爱情是一场误会。”但是，只要她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，萨尼埃不知道弗洛朗斯口是心非，

弗洛朗斯也不去想这件事，他们的爱情也就与真正的、高尚的爱情无从区别。“我为什么生来如此呢？”雷吉娜想，“当这些人在生活，当这些人在我身边恋爱并幸福着，我觉得他们是在杀害我。”

“今晚您愁眉苦脸的，”萨尼埃说。

雷吉娜身子一颤。他们笑过了，跳过了，还喝完了几瓶酒。现在舞厅几乎空了，她不曾感觉到时光流逝。

“我玩过以后，总是愁眉苦脸的，”她说。

她勉强笑了一下。

“您当个作家真幸运：书会留传下来。我们这些人过不了多久就没人提了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萨尼埃说，“重要的是要有所成就。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她说，“为了谁？”

萨尼埃微微有点醉意；脸孔始终没有表情，可以说是木雕的，但是额上青筋暴突。他兴致勃勃地说：

“我可以肯定，你们两人在事业上都会出人头地的。”

“事业上出人头地的多的是！”雷吉娜说。

他笑了：

“您太挑剔了。”

“对，这是我的病。”

“这是第一美德。”

他带着友善的神情瞧着她，这比完全不把她看在眼里更糟。他看见她，器重她，但是爱的是弗洛朗斯。不错，他是罗杰的朋友，不错，雷吉娜从来没有试图诱惑他。这无碍于他认识她，爱着弗洛朗斯。

“我困了，”弗洛朗斯说。

音乐师已经动手把乐器藏进套子；他们走了。弗洛朗斯挽着萨尼埃走远了。雷吉娜挽了罗杰的胳膊；他们走上一条小路，两旁街面不

久前粉刷一新，装上了彩色玻璃招牌：绿色磨坊、蓝猴、黑猫；有几个老妇人坐在门槛上，在走近时向他们招呼。然后，他们又穿过几条布尔乔亚居住的马路，沿街的护窗板中间镂了一颗心。天已亮了，但是整个城市还在睡。旅馆也睡着。罗杰伸伸懒腰，打了个呵欠：“我困极了。”

雷吉娜走到窗前，窗外是旅馆的小花园；她拉开一扇百叶窗。

“那个人！”她说，“他已起床了。他为什么起得那么早？”

那个人在那里，躺在一张折叠椅上，像苦行僧似的纹风不动。每天早晨他在那里。不看书，不睡觉，不向谁说话，张大了两只眼睛呆望着天空，从黎明到深夜，躺在草地中央，不移动一步。

“你不过来睡吗？”罗杰说。

她拉开第二扇百叶窗，关上了窗子。罗杰向她笑笑。她钻进被窝，头枕在鼓鼓的枕头上，罗杰把她搂在怀里；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他和她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。而在另一张床上，弗洛朗斯和萨尼埃……她朝门口走去。

“不。我去室外走走。”

她穿过楼道，走下静悄悄的楼梯，铜暖炉沿着梯阶闪闪发亮。她怕睡觉；当她睡觉时，总有一些人醒着，对他们就没法控制。她推开花园门：一块芳草地，周围是砾石路，四道隔墙上攀附着细小的常春藤。她在一张长椅上躺下。那个人没有眨一眨眼睛，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什么都没有听到。“我羡慕他。他不知道地球是这么大，人生是这么短促。他不知道还有其他人的存在。他有头上这一小块青天便满足了。而我要求一件东西专属于我，仿佛我在世界上除此没有别的爱；但是我又件件都想要；而我的双手却是空的。我羡慕他。什么叫做厌倦，他肯定不知道。”

她抬起头，仰望天空，竭力想：“我在这里，头上有这块青天，不要

别的也可以。”但这是自欺欺人。她没法不想到弗洛朗斯正躺在萨尼埃怀里,并不在想她。她朝草地看一眼。这种痛苦由来已久。她躺在一块类似的草地上,脸贴着泥土,几个昆虫在草影下匆匆爬过,草地可以说是一片辽阔单调的森林,挺立着成千片小小的绿草,一般长短,一个模样,一片连着一片,遮住了世界。她曾经苦恼地想:“我不愿做一根草。”她转过脸。那个人也不在想她。他几乎分不清她跟草地上疏疏落落的树木和椅子有什么两样;她只是一角布景。雷吉娜被他惹恼了,突然想去搅乱他的安宁,让他看到她的存在。开声口就行了,这总是容易办到的:他们一个问一个答,神秘便消失了,两人都变得透明空洞,别人就会漠不关心地把他们摺得远远的;这太容易了,她对这种游戏再也不感兴趣,因为事先已有赢的把握。可是这个不声不响的人使她困惑不解。她观察他。他有一个高高的鹰钩鼻,长得还漂亮,身材显得轩昂健壮,年纪很轻,至少他的皮肤和脸色是青年人的皮肤和脸色。他好像感觉不到周围一点动静,面孔恬静像个死人,眼神茫茫的。雷吉娜望着他时,油然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。她一声不响站了起来。

他一定听到什么了,向雷吉娜望了一眼。至少他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;雷吉娜露出一丝笑容。那个人的眼睛死盯住她,简直有点放肆,但是他没有看到她。雷吉娜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,有一会儿她想:“我到底存在吗?这不是我吗?”她看到过一次这样的目光,那时她的父亲躺在床上,喉咙里喘着粗气,握住她的手,她的手便没了。她呆立在原地不动,声音没了,面貌没了,生命没了:这是一种虚像。后来她恢复了知觉,往前走一步。那个人闭上眼睛。如果她不移动,雷吉娜觉得他们会永远这样面对面站着。

“真是个怪人!”安妮说,“他午饭也没回去吃。”

“是的，这是一个怪人，”雷吉娜说。

她递给萨尼埃一杯咖啡。透过回廊的玻璃可以看到花园、昏暗的天空、那个人，他黑头发，白衬衣，法兰绒裤子，躺在一张折叠椅上。他那视而不见的眼睛总是盯着同一块天空。雷吉娜忘不了这种目光；她想知道，用这种目光盯着看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又会有什么样的面貌。

“这个人患神经衰弱症，”罗杰说。

“这说不通，”雷吉娜说。

“我猜这个人恋爱上受过刺激，”安妮说，“您不相信吗？我的王后。”

“可能，”雷吉娜说。

可能这双眼睛叫一个形象占据了，从此一叶障目不见其他。这个女人长得怎么样？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？雷吉娜用手抹一抹前额。天气闷热。她的太阳穴感到空气的压力。

“再来点咖啡？”

“不，”萨尼埃说，“我答应弗洛朗斯三点钟去找她。”

他站起身，雷吉娜想：“这时不说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”

“您试着劝劝弗洛朗斯，”雷吉娜说，“这个角色不适合她演。她不但得不到好处，反会害了自己。”

“我试试。但是她这人固执。”

雷吉娜咳了一声，喉咙里塞了一个球。这时不说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眼睛不必望着罗杰，也不必去想今后的事，什么都不想，要一头扎进去。她把咖啡杯放在小碟上。

“还得帮她摆脱莫斯珂的影响。他总是给她出些馊主意。如果长期跟着他混，会毁了自己前途。”

“莫斯珂？”萨尼埃说。

他的上唇一张，露出了牙齿，这是他笑的样子，但是他已满脸通红，额上青筋突了出来。

“怎么？您不知道？”雷吉娜说。

“不知道，”萨尼埃说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”雷吉娜说，“他们俩在一起已经两年了。”她又加上一句，“他以前给弗洛朗斯卖过力气。”

萨尼埃拉了拉上衣的边襟。

“我以前不知道，”他神不守舍地说。

他向雷吉娜伸出手：

“再见。”

他的手是热的。他跨着平稳僵直步子朝门口走去，像是憋了一肚子的火。座上鸦雀无声。事情做了，无法挽回了。雷吉娜知道，她永远忘不了杯子碰在小碟上的叮当声，黄色瓷杯内浓咖啡的圆圈儿。

“雷吉娜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”罗杰说。

他的声音发颤，目光中熟悉的温情和喜悦不见了。这是一个陌生人，一位法官，而雷吉娜是孤零零地在世界上。她脸红了，她恨自己会脸红。

“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”她慢悠悠地说。

“但是你做的事卑鄙。”

“是人家把这说得卑鄙罢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恨上弗洛朗斯？你们两人发生什么啦？”

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”

罗杰带着痛苦的神情打量她：

“我不懂，”他说。

“没有什么要懂的。”

“至少向我解释一下，”他说，“不要让我认为你这样做纯然是恶

意中伤。”

“随你怎样想，”她粗鲁地说。

安妮沮丧地望着她，她抓起安妮的手腕说：

“你可不许对我评头品足。”

她跨出门口。天空乌云密布，压住全城，没有一丝风。雷吉娜眼泪夺眶而出。好似中伤还有不是恶意的！好似中伤人家是为了好玩！他们永远不会理解，甚至罗杰也不能理解。他们这些人冷漠无情，主见不定，胸中没有这么炽烈的灼伤。我同他们不是一类人。她走得更快了；她沿着一条狭窄、滴水的小路走；两个男孩在厕所外一边笑一边追，一个鬈发的女孩对着一堵墙玩球。没有人注意雷吉娜，她是一个过路人。“他们怎么能听之任之呢？”她想，“我做不到。”一股热血涌上她的脸。现在，弗洛朗斯知道了，今晚剧院里谁都会知道了。在他们的眼睛深处，她照见了自己的形象：嫉妒、阴险、气量狭小。我让他们抓住了把柄，他们巴不得恨我。甚至从罗杰身上她也得不到援助。他两眼失望地盯着她：阴险、嫉妒、气量狭小。

她坐在街沟旁的石头护墙上。在一间破陋的小屋里，有一把小提琴发出嘎嘎的声音。她多么愿意睡着，隔很长时间，在离此很远的地方醒来。她好一会儿坐着不动，突然，觉得额上有水往下淌，河面上起了涟漪，天下雨了。她又走了起来。她不愿意红着两只眼睛走进一家咖啡馆，不愿意回到旅馆去。

路的尽头是一片广场，矗立着一座冷冰冰的哥特式教堂。童年时代，她爱进教堂，此刻她留恋童年。她走进去，在祭台前跪下，把头埋手里。“我的上帝，您看到了我的心底……”从前，她逢上忧伤的日子经常是这样祈祷的；上帝洞察她的内心，总说她是正确的。那时，她梦想成为一个圣女，用鞭子抽打自己，整夜睡在地板上。但是上帝的宠儿太多了，圣女太多了。上帝爱所有的人，她没法满足于这种一视

同仁的恩典,就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。“我不需要他,”她抬起头想,“如果我忠于自己,受到责备、逐出教门、遭受磨难算得了什么呢?我将忠于自己,不背弃自己。我要叫他们不得不热烈崇拜我,让我的一举一动在他们看来都是神圣的。总有一天,我会感觉头上长出了光轮。”

她走出教堂,叫了一辆出租汽车。雨还是下个不停,她精神一爽,心里感到莫大的平静。她克服了羞耻心理,在想:“我独来独往,我是个强者,我愿意做的事我做了。我证明他们的爱情只是一场骗局,我向弗洛朗斯证明我是存在的。由他们恨我吧,由他们轻视我吧,反正我赢了。”

她穿过旅馆大厅,天色差不多黑了。她踩在草垫上,擦干脚上的湿鞋,往窗外瞧了一眼。斜雨打在百叶窗上,打在石径上;那个人依然在折叠椅上躺着,没有移动过一步。雷吉娜朝女招待转过身去,她正托了一叠盘子往餐厅送。

“布朗旭,您看见了吗?”

“什么?”女招待说。

“您的一位客人在雨里睡着了。他会得肺炎的,该把他叫回房去。”

“啊!好,您去跟他讲话试试,”布朗旭说,“他敢情是个聋子。我把他摇醒过,是为了那张椅子,雨淋着了会坏的。他连瞧都没瞧我一眼。”

她摇摇一头红发说:

“这是个怪物……”

她还想往下说,但是雷吉娜无心再听了。她推开花园门,走到那个人跟前,轻轻说:

“您应该回房里去。您没感到天在下雨吗?”